



虞敏华 著

藏

地

笔

记

我转动 ————— 所有的经筒

我转动

所有的经筒

藏地笔记

虞敏华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Copyright © 201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转动所有的经筒:藏地笔记/虞敏华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11

ISBN 978 - 7 - 108 - 05986 - 4

I. ①我… II. ①虞… III. ①纪实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88147 号

责任编辑 麻俊生

摄 影 施加勇 吴 辉

封面设计 储 平

责任印制 黄雪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排 版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965 毫米 1/16 印张 21

字 数 270 千字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48.00 元

谨以此书献给在旅途中相遇过的每一个人。

## 序

有些写作不能一气呵成，需要慢慢地想，慢慢地写，不断停下来，然后继续。其实有时阅读也应该是这样，或更应该是这样。赶什么呢？我不理解赶的人。即使精神活动，比如转经，你也能观察到，有的人急急忙忙，有的人从从容容，有的人一口气拨完一溜转经筒，有的人一个一个，很慢。在西藏的时候，我不转经，但喜欢看那种很慢地转动经筒的人。

读《我转动所有的经筒》，恍惚觉得自己在转经，而且是那个很慢地转动经筒的人。有趣的是，文中的几个主要题目交叉进行，切成若干段，重复出现，构成全书。一种巨大的交互空间笼罩着你，重复的题目如同重复的经筒分布于交互的空间，而“你、我、她”三位一体的叙述主体，讲述着同一颗漂泊的心。心如莲花打开，有许多瓣，但又是同一颗心。

她是个苏杭女子，一个白领，却漂泊在青藏高原上。不是行走，而是驾车，用一种很现代的方式亲近自然，走向陌生。她说常常没有目的地，也不知道想要做什么，只是随性随意地在那片广袤无边的高原上漂泊着。她是主体也是客体，她

常常能看到自己。由于孤独，她是双重的：“草原辽阔得没有边际。一条孤独的公路，起起伏伏地伸向远方，看不到尽头。过往车辆很少，大多时候，都只有我一辆黑色奇骏车，在高远的天地间，显得那么渺小，渺小得如同一只甲虫，慢慢地爬行在雪山河流和金色草原之间。”

在墨脱，她踩着高高低低的石头，向下，来到河边，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拿出一本书便读起来。读的是《尼采传》。河水跌宕发出的轰响淹没了一切，水珠溅起，但她渐渐地忘记了在哪里。杭州、墨脱、尼采这三者怎样统一在一起？一种怎样的时空？这不是表演，无人能看见，每一步都充满危险。就算是表演，也是表演给自己看。一个表演给自己看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一个精神至上的人，绝对的人，无畏的人。她的一个同类，一个叫拉姆的汉族女孩，只是因为稍微后退了一小步，便倏忽间消失，随一块小石头掉进仿佛另一重天的澜沧江。

说没就没了。但她还是沿着拉姆的足迹走来，踩危险的石头，看江水，放下书，想拉姆，想那匹都灵的马，想那个思维时而糊涂时而清晰的老年的尼采，想坐在尼采身边的尼采的妹妹。尼采抬起头问哭泣的妹妹：“伊丽莎白，你为什么哭呢？难道我们不幸福吗？”

想拉姆，想尼采那风暴过后的已温和安静的眼睛。

她觉得幸福。

那时太阳挂在西边的天空，发出橙红色的光。

是她与尼采共时的夕阳。

在拉萨，她流连于那些大大小小的寺庙。有时候，她远远地看着信徒们磕长头，点酥油灯，看他们口诵六字真言，围着转经长廊一圈一圈地转。有时候，她会在他们中间，人群像潮水一样推着她向前。虽在同一时空，她与转经人却相互视

而不见。她穿着大红色的冲锋衣，但在人群中却像隐身人一样。她转动经筒，但像从另一个星球来的人。

但是她转，甚至有时会停下，再转。

她面对珠峰，以及其他几座八千米以上的山峰：马卡鲁峰、洛子峰、卓奥友峰……它们错落有致排列成一条由山峰组成的堤坝，即喜马拉雅山脉。“珠峰在前面，时隐时现。当云雾飘开的时候，看到它的形状，像是张开双臂袒露着巨大胸怀。”她在珠峰下危险地病倒，却依然凝视。她吸了氧，吃了退烧药，不敢躺下，就那么靠着，坐在黑暗里，每隔十分钟就喝一次热水，如果躺下可能再醒不过来。

她转了冈仁波齐峰，去了遥远的阿里，山巅之上的西藏。

我也曾到冈仁波齐，只是望洋兴叹，甚至连想都没想过转山，一念都没有，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我的一位友人转了冈仁波齐，回来说，差点撂那，现在是重生。我曾登过拉萨哲蚌寺后面的山峰，我知道每走一步路的巨大喘息，每一个动作都是慢动作，知道类似死亡的诱惑：一闭眼就会飘起来，是多么幸福。但是她竟然转了漫长的需要过夜的冈仁波齐。在夜晚的帐篷里，她替一个上海人写遗书，那人病得已拿不动笔，他说一句她记一句，这样的情景在这条伟大的转山路上屡见不鲜。

每个转山者都要有这个准备。

转冈仁波齐几乎是个悖论，为什么还要去？

而这就是生命的神秘。

多数人的生命已没了神秘，只有少数人，或极少数人生命中还有不竭的秘密或悖论，鱼儿（作者笔名）便是一个。她的生命里有无数个经筒，她要去转动，永远不竭地转动，永远着迷地转动。旅途是这样，写作也是这样。她的写作完完全全

全地体现出旅途的样子，不是通常写作的样子，确切地说不是所谓专业写作的样子，但又是真正的写作的历程。

真正的写作来源于现实，而非文本。

她的旅行是交织的、立体的，如同众多河流的交叉走向，同时永远有天空映照，是时间与空间双重的移动，绝非平铺直叙。不乏这样生活的人，但能这样写作的人少而又少，即便所谓成名作家，能做到这样的也是极少数。在这个意义上，《我转动所有的经筒》让人惊奇，让人认同高手在民间。至少民间存在着高手，而好的文学生态正该如此。如同武林之外的高手不为武林存在，他们自有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

如果说流水是感性的，河床一定是智性的，而河床与水的关系是互动的，水形成了河床，河床反过来也呈现了水。复杂的河床呈现着复杂的水，让水变得如此多姿。同样，语言是感性的，结构是智性的。但事实上在许多人的写作中，两者是分离的，更多的是语言不错，但没有相应的结构。太多一般的不符合实际的结构充斥着写作，让世界变得单调。

这本书的语言，简洁、质感、灵透，一如她经常坐在河边注视的水中的石头。石头独立、透亮，但周围又到处是水，波光粼粼，石子却一动不动地跳入你的眼睛。换句话说她的语言是带着水的，直让你觉得她的语言不是来自笔端，而是来自水边。同时拥有相应的空间，两者相映，构成了《我转动所有的经筒》独特的世界。

宁 肯

2017年6月于北京

# 目 录

一	她。拉萨	1
二	你。香格里拉	10
三	她。拉萨	16
四	我。唐蕃古道	26
五	她。拉萨	31
六	你。香格里拉	38
七	她。林芝和山南	44
八	你。香格里拉	52
九	我。唐蕃古道	57
十	她。林芝和山南	64
十一	你。香格里拉	69
十二	她。林芝和山南	79
十三	她。林芝和山南	86
十四	我。唐蕃古道	89
十五	她。林芝和山南	97
十六	你。香格里拉	103
十七	她。拉萨	107
十八	我。唐蕃古道	113

十九	她。珠穆朗玛	———	120
二十	你。香格里拉	———	124
二十一	她。珠穆朗玛	———	130
二十二	我。唐蕃古道	———	137
二十三	你。香格里拉	———	142
二十四	她。珠穆朗玛	———	149
二十五	我。唐蕃古道	———	156
二十六	你。香格里拉	———	163
二十七	她。玛旁雍错	———	168
二十八	你。香格里拉	———	175
二十九	我。唐蕃古道	———	184
三十	她。古格遗址	———	192
三十一	你。香格里拉	———	196
三十二	她。古格遗址	———	202
三十三	你。香格里拉	———	210
三十四	她。古格遗址	———	213
三十五	你。香格里拉	———	218
三十六	我。拉卜楞寺	———	226
三十七	她。冈仁波齐	———	232
三十八	你。香格里拉	———	238
三十九	她。冈仁波齐	———	244
四十	你。香格里拉	———	251
四十一	她。冈仁波齐	———	255

四十二	我。甘南草原	261
四十三	你。天边的若尔盖	266
四十四	她。藏北,纳木错	272
四十五	你。天边的若尔盖	279
四十六	你。天边的若尔盖	286
四十七	她。无常	291
四十八	你。天边的若尔盖	296
四十九	我。郎木寺和天葬	303
五十	她。拉萨	312
五十一	我。尾声	321

一  
她。  
拉萨

拉萨对于你来说，是灵魂深处的存在，是前世的城市。

于我，它只是一段多年前消逝了的情缘。

是一个不曾明确的约定。

是一次不知道目的的远行。

第一次到达这座城市，却没有一丝的陌生感。从未消逝的情愫，刹那间在心里氤氲荡漾开来。我张开双臂拥抱着拉萨，还有远远近近的雪峰。它们同样深情地拥抱了我。

还会一次又一次地到这里来。从这里开始，走遍雪域高原，走过一个又一个的无边，越走越远。

我会走进每一座寺庙，转动所有的经筒。

想起那首仰面苍天，满怀深情的歌：

“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的眷恋？”

美丽的歌者早已走出红尘，与青灯古佛相伴。没有人能理解她的无言和眷恋。而我，正在自己的无言和眷恋中，踽踽独行。

正午的阳光，是如此明亮灼热。我的胳膊和脖子被晒得热辣辣的疼。不喜欢戴帽子，不喜欢防晒霜。喜欢就这样，没有遮挡地让自己的皮肤裸露在阳光下，甚至希望脸上能够晒出一片高原红来。

她们是那么健康。那些藏族的女子，梳着两根或许多根长长的辫子，黝黑发亮的脸颊上，两片红晕，真好看。

我在拉萨的小街小巷里穿行，去寻找那座叫作仓姑寺的小庙。

我迷路了，小巷越走越深。阳光在那些屋子、院墙上，投射出巨大的阴影。

有很多不知名的小寺庙隐藏在小街的深处。

推开那厚重的大门，空旷的院子里，很多黑狗，还有黄狗，躺在树荫下睡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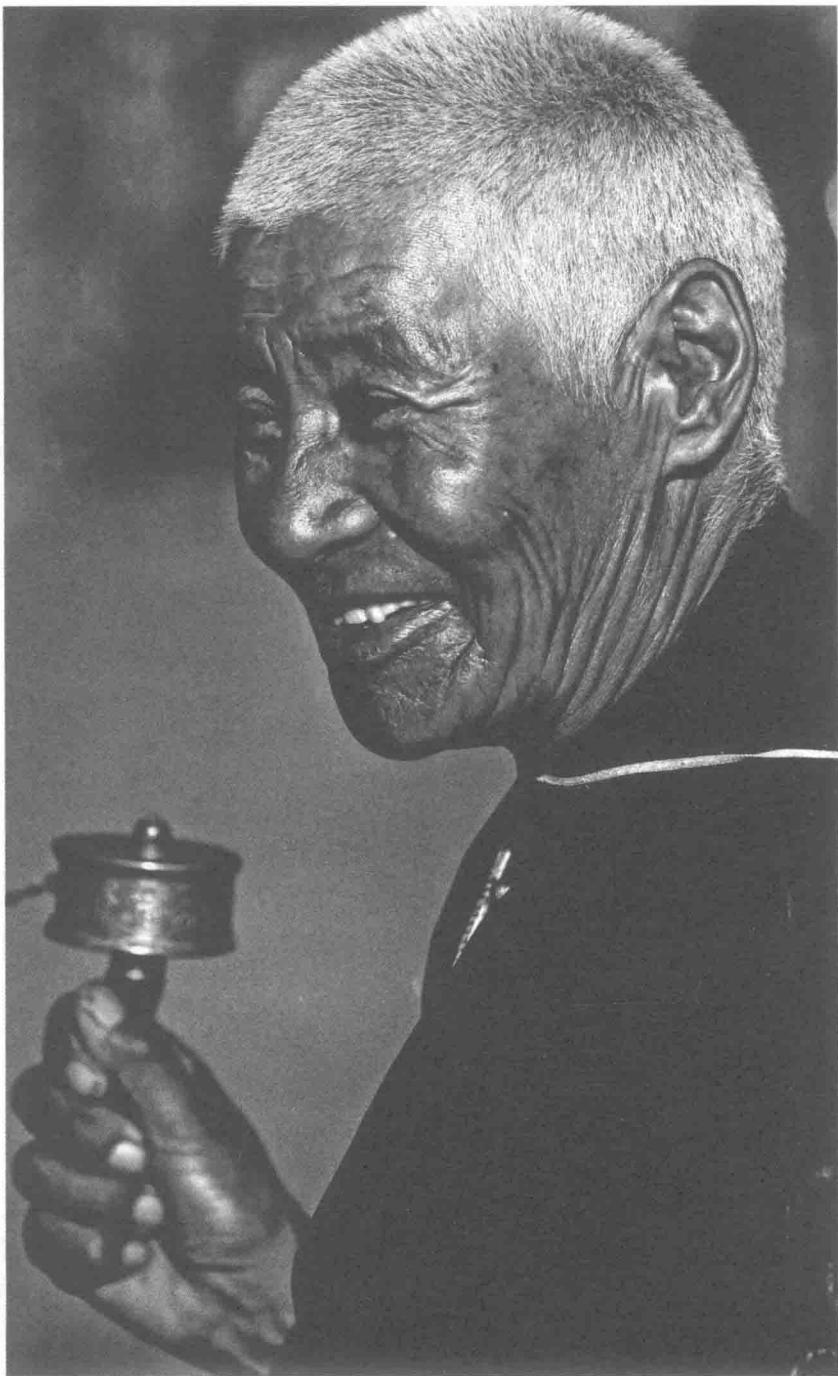
边上有两个老太太正在绕着一排转经筒转经。

我的脚步声，没有惊动那些黑狗和黄狗，它们依然在树荫下酣睡。老太太们也没有转头看我，只是专注地转着经。

如此巨大空旷的安详。

小巷的尽头，一位老人，已经坐了很久了。似乎在看着远方，又似乎什么也没有看，就这样坐着。我走过两个巷子，进了好几个院子，回过来，他依然这样坐着。

红衣喇嘛悄无声息地走过，渐行渐远。那一抹红色慢慢地消失在巷子的



摇转经筒的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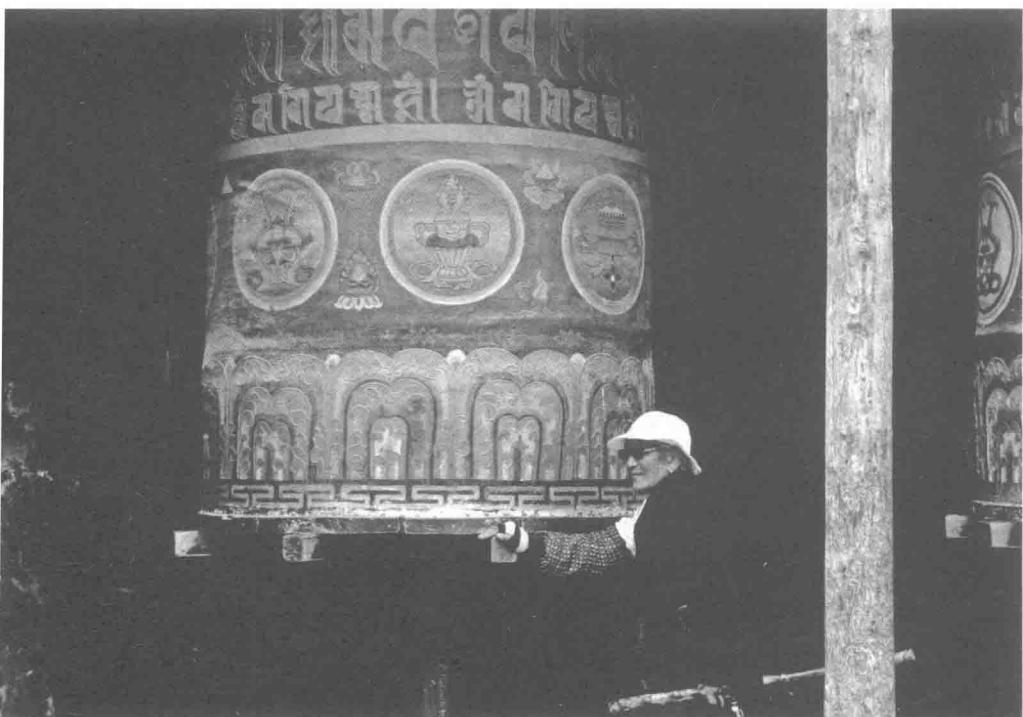
八廓街转经



老人与狗



藏族姑娘



转动经筒